
イ1
1765

書解角彈

林揚子道著

書林揚觶

方通署

1765

乙丑七月中國書店

據儀徵軒刻本校印

所論雖專爲著書而發實則窮理格物行已立身之道悉貫乎其中學之不講久矣讀植之書如在齊聞韶也道光七年正月弟管同識

心平論篤識精指微洵衛道之干城救時之藥石事關千古豈徒啟蒙發祕而已辨道論爲域中有數文字此與漢學商兌尤域中有數書也姚瑩識

連日讀漢學商兌及此書使人聞所不聞見所不見參稽博考義據通深其微文大義炳于日星可謂惜天下之寶建寧張際亮識

漢學商兌所以直入諸家之奪全在理精義確可謂搏虎屠龍手其箸書大恉則盡于此書中陽湖陸繼輅博稽羣籍貫穿以立言而皆能訂其得失至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植之固自不疑也梅曾亮

書林揚觶篇目

箸書源流第一
箸書必有宗旨第三
箸書不貴多第五
箸書不足重第七
箸書爭辨第九
箸書說經第十一
說部箸書第十三
附論文人第十五
人當箸書第二
箸書不可易第四
箸書無實用第六
箸書傷物第八
箸書精博二派第十
語錄箸書第十二
箸書凡例第十四
序篆第十六

書林揚觶

兩粵制府阮大司馬既創建學海堂落成之明年乙酉初春首以學者願箸何書策堂中學徒余慨後世箸書太易而多殆於有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因誦往哲遺言及凡見所及爲十有六論以諗同志知者或有取于鄙言也桐城方東樹

箸書源流

上皇之世載籍蔑有維時聖人性與天合民亦不識不知無得而稱伏羲而後厥有文字聿有史臣按易繫傳前言包羲始作八卦末乃言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孔子未明言作文字之世與人也孔安國書傳序直以爲伏羲作書契疏曰蒼頡

造書出于世本蒼頡豈伏羲時乎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傳
元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崔瑗曹植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
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
包羲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包羲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在
禪通之紀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嬉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
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又周官保氏疏案孝經援神契
三皇無文字則五帝以下始有文字故說者多以蒼頡爲黃
帝史而作文字起在黃帝於後滋益而多者也以上諸說今
皆不取惟據易大傳以爲在包羲作卦以後耳夫自黃帝甲
子至今財四千四百五十餘年其去孔子僅二千餘年耳而
孔子已不知今生孔子之後必欲知孔子以前二十七萬六
千餘年之事豈不誕哉然則世之好徵駁雜之書以夸博辨
者是賢于稽古考德以爲大訓歷世寶之典讀是也按周官
孔子乎外史職
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左氏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邱孔安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
也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傳會難信
且大道與常道豈有異指乎尚書緯及孝經讖皆言三皇無
文字班固馬融鄭元王肅並云三皇無文字文籍初自五帝
窺意外史所掌特丹書大誥等耳若伏羲之易則固已掌于

太卜不在外史也孔沖遠云古人言語惟在達情不必辭皆
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
少功過猶不及也近齊氏召南曰周禮祇云三皇五帝之書
不云皇名三墳帝名五典也左氏所云亦無明文孰爲三皇
之書孰爲五帝之書故康成注周禮但引左傳而不實指其
名至杜預注左傳但云皆古書名並不畧援周禮孔疏于孔
傳序引周禮外史以証三皇五帝之書於左傳先引孔傳旁
及賈逵馬融鄭元三說而斷之曰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
驗杜所不信又王應麟據太公言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及
鄭子紀官以證昔人謂皐夔稷契無書可讀之非要之此亦
單詞未可據證夫羣言折衷尚書獨載堯以來則凡孔子所
也後世儒者必欲求多于孔子何耶至班志所載
黃帝神農容城大命等其爲後人望託蓋至明矣若夫聖人
自著一書稽之上世未有明文意者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
德也蓋伏羲畫卦而無言而如稷之陳常契之敷教夷之降
典益之贊德尹之訓王說之論學或寥寥數語或對君之辭

皆不可爲自著書惟文王箕子身處末世憫時昏敝慮民彝之泯亂發揮大道陳其大經大法傳之其人垂之百世以道民成性故孔子以爲易之興有衰世之意而贊箕子之明曰夷而不可息也若周公兼三王施四事以臣道而總君師之任手訂易書禮詩樂制作垂統而經之用始備自是以逮春秋戰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不修時則有若孔子之聖不得行其道于時於是始垂空言以立教贊修刪述以承家學而經之名始立六經之名始見莊子何休引緯書稱孔子行在孝經及戴記經解之篇皆出後人未可據信周官太卜掌三易其經卦皆八確云經謂上下二經也此說未八論支書以爲經對緯言本于周公證法乃後人之名非聖人之旨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愚謂經者常也正

也對權言之謂此六藝足爲萬世之正常也中庸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孟子經正則庶民興皆此義胡致堂言孔子之門經無五六之數近孫人龍以爲漢世始標五經六經之名趙岐稱孟子通五經先畧入之甘皆未審也老子在孔子之世陸德明釋文祇言爲關令尹喜說道德二篇不言道經德經漢志鄭氏傳氏徐氏經傳經說及黃帝四經等皆出漢人未必足証經字之始此則箸述之源流也是以魏晉以來釋奠之禮必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而宋明之議孔庭從祀者必重箸述蓋由此故也至于老聃莊周曾子子思孟子道術不同皆亦各自著書以立教而管仲晏嬰荀況虞卿商鞅韓非田駢愼到墨翟孫武屈原司馬遷之徒或以載經獻捋蓄積或以窮愁不得志思欲發憤自見蓋亦古之所稱立言不朽者然而處士橫議諸子爭鳴道術始于是焉裂矣秦漢先師儒

者大抵以傳經爲事雖專門名家而不能以相通然抱殘守缺訓詁名物其功不可泯而其爲業最尊矣凡諸數等散爲九流（按穀梁疏引班志以爲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然班志實又以爲皆出先王之官也）綜爲輯傳（創于正考父見于閟馬父之論）衍爲辭賦岐爲小說題別于劉向劉歆班固肇虞荀最自是而後著述之家如牛毛不可究極矣聖爲天口垂教覺世尚矣（如六經孔曾思）其次則上賢之傳爲閑道起見而著書以詔後世始有論辨（如孟子）其次發明經傳以接來學先師後師各尊所聞謂之家法（如子夏左邱明公羊穀梁伏生制氏高堂生毛公鄭杜之徒）此聖人賢人儒人三者之書如布帛菽粟古今天下不可一日無矣此外則史史者記載古今事迹所以輔經資治昭勸戒俾來者有所考故不可無至于諸子則道有純駁術有邪正擇之不審有害于人心風教者矣非史之比故當又次之（漢志所載皇古周秦古書皆統于九流諸子在經史前後不可審辨故太史公曰學者皆言黃帝而尚書獨戒堯以來載籍極博搢紳先生難言而一以孔子爲斷斯言可謂斬亂絲手段矣）而七略以輯居首六藝次之班志首六藝其次弟蓋以尊經然皆無史類（文獻通考申其義云七略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略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班志因之因學紀聞云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出于春秋劉敞王儉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又班志所次九流即七略之諸子也志言諸子十家其可觀者惟此九家就其所條或有紛舛故鄭樵譏之曰班固胸中原無倫類語雖太過然實不如荀勗中經簿四部之當

也但荀氏四部子在史前至唐始定爲經史子集萬世不可易矣唐志云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鄭樵校讐略曰欲明書者在明類例余嘗覈論其實以爲孔子以前經之名未立而多言史是史最居先南豐南齊書序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哪抑與其深微之意而記之文中子以詩書春秋同曰三史陸魯望亦言書與春秋實史朱子曰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夫三墳九邱八索爲史爲經爲子不可審別而如孔子子思孟子又不可僅以諸子目之若是者既皆升爲經矣秦焚書以孟子號諸子故得不焚班志以孟子入九流儒家則亦以諸子視之漢孝文帝立論孟孝經爾雅博士後罷之獨立五經則亦未以孟子爲經蔡邕石經無孟子唐石經亦無之惟五代馮道雕版九經有孟子宋宣和

中席旦知成都以孟蜀刻六經于石獨無孟子乃刻石置于成都學宮孟子升經始于馬道席旦從祀孔庭始于熙寧元豐王荊公蔡卞等唐皮日休嘗請孟子爲學科未行又楊綰議明經但記帖括詩以孝經論語孟子兼爲一經議卒不行按史文不言文帝嘗立孟子題辭未可據世有今古迹作之體亦不一必執後世所習見者以譏古人謬矣

李淑邯鄲書目序曰儒籍擘劉略荀簿王志阮錄迄元毋迺備藏家者惟吳齋著目云云余按莊子天下篇叙六藝之後次及諸子道術此具眼隱義總持之始其後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劉歆班固作七略藝文志次第論撰皆本諸莊子而世未有窺其源者已

日知錄曰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申韓皆自成一家言呂

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爲書此子書之一變也今八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按此論盱衡今古意甚高遠若乃擁位勢厚貲徒爲豪舉苟欲邀大名集淺薄無本粗士强以任之又速以歲月此其成書豈能決擇當理乎如何義門譏徐東海之刻通志堂書專任顧伊人者世頗復有之也

吳氏晁氏皆稱漢時求有以集名書者自劉歆輯略始有別集按閻馬文論商頌之亂章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始于劉歆而歆又本于商頌自摯虞流別始有總集雖有專部而無集之名荀勗中經簿止曰丁部集之名自阮孝緒七錄始余按自歆最以來大抵皆以辭賦當之其實如孔子訂詩書即總集也但後人習而未深察耳朱子四書亦是總集

陳氏曰前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新唐書始別出爲一類按通考以類家入子部其實如皇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亦是總輯耳一源十流固不必强爲區分矣

上世聖人或不著書如天之垂象有顯晦而無名迹其降必由聖知元遠不得已而汲汲救時補敎而猶不敢任著作之意故曰述而不作竊比老彭朱子孝經刊誤攷尾云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刻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注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云云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鑿空妄言之罪也按朱子此意亦述而不作竊比昔人之意又有論東萊大事記以爲伯恭此書大抵不敢任作書之意云云若夫潛德

之人則又不暇著書如顏閔管幼安黃憲之徒者其次則著書以自見才士之流也如非周墨翟申不害韓非之徒其次則著書以邀名揚雄以下皆是也要其精粗醇駁各存其人識趣之淺深而其傳之廣狹久暫存亡顯晦亦視此爲差竊嘗衡論古今以爲學人之始嘗患沒世無稱不能有所著述有所述矣又往往淺陋非佳患不能傳幸而得傳矣又每亡于水火兵燹長編大軸卒歸泯泯考歷代史志及諸名家書目所著錄觀其聚散之迹未嘗不嘆著之難而亡之易爲可悲也

人當著書

荀子曰人少不諷誦壯不議論則爲無業人矣

司馬子長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

曹子桓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富貴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後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于飢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

蘇子由曰人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暖衣惟利欲

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只效溫公通鑑作議論商略古人歲
久成書自足垂世余按此古史所以作也雖亦疾沒世無稱
之意然不免用心于外有近名之意不如程朱之言爲篤也
程子曰農夫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
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
安之無功德及民而虛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
聖人遺言庶幾有補耳按程子此言爲君子不得用于時而
自盡其心之法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小
補于天地之間

又曰緘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告者
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按此言眞道盡人心中情事知此意
者尠矣蓋君子立言其不得已也如是豈如後人苟以矜名
而已哉又觀朱子晚年與李季章諸人書論修禮經拳拳之
意何其沉痛也
古人以其所學著書垂時之人未必皆知卽知其粗矣亦未
必能喻其精微之意而信之且如曾子子思孟子之書千餘
年無人能知至宋而後大顯而今人猶有異論而古人皆已
枯槁煨燼賫恨以死與其不傳者俱亡矣又或生前不識伊
川死後徒煩責沈則是聖賢生世何益于身已何益于當世

然而其書傳于天下後世賢人君子有志之士信而守之足
以誠身立名推而行之生民蒙其惠利然後此枯槁之士至
是始見功故君子不爲不見知於時而遂隳其學也陶公曰
何以慰我懷賴古多此賢

著書必有宗旨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平原君曰孔子高理勝于辭公孫龍辭勝于理辭勝理者終
必詘

後漢書丁鴻傳論君子立言非苟以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
方悟者

許叔重曰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按許氏此說雖論文字而
著述亦然

徐鍇自言作說文繫傳之恉曰俗儒鄙說皆失其眞至于通
識亦然豈知之而不言將言之而不悉乎後生傳習又懵須
而不明臣故反覆論之而今而後玉石分矣此雖論小學而
凡著書者皆當知此意

王厚齋曰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此書而後足當君子
之論

羅端良曰儒者之言要有微指不同記簿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人所爲動多于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于道矣愚謂箸書非箸義理卽表章紀事有益于天下後世人心學術民生政治故爲世間不可少若箸義理而偏見顚倒謬妄反足爲損表章紀事傳誣失實又不得首尾要害反足滋天下後世之疑凡若此等皆有損無益不如無書又或見聞寡陋不知而作道聽塗說或國史已詳或他家所紀已備而我未之見反自矜網羅放失雖賢者識小不害于紀遠而固已遺譏大雅見鄙通識矣吾宗望溪侍郎論尙書以爲君牙以下六篇皆孔子掇拾于亂亡之餘非得之周室史記蓋惜其僅有存者而錄之以垂法戒焉耳其餘內史所藏蓋亡于幽王之亂而孔子未之見也據此則豈有不知而作及勦襲市販愚而自用者哉

程子又曰君子立言欲含蓄意思勿使無德者眩有德者厭余按此二語椎心刺骨令人悚然亦曼相之揚觶也

蘇子瞻作孟子論其略有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箸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云云（按東坡作子思孟子論極推子思而非孟子不應爲辨難若有見而非理實子思孟子皆是也孟子之意過子瞻遠矣）子思論略曰爲

論而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于人而紛紛之說未有以知其所止

凡著書立論必本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後其言當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達事理而止不爲數衍流宕放言高論取快一時由有識觀之則爲詖淫邪遁可厭可疑蓋非要則可厭不確則可疑既厭且疑而其書不可貴信矣君子之言如寒暑晝夜布帛菽粟無可疑無可厭天下萬世信而用之有邱山之利無毫末之損以此觀古今作者昭然若白黑矣著書不本諸身則只是譬其言者耳與賈販何異佛氏有言以般若說般若老莊申韓之徒學術雖偏要各能自見于天下後世斯義也古文章之士猶能及之降而不能乃剽賊矣夫剽賊以爲文且不足以傳後而況剽賊以著書邪然而有識者恒病書之多也豈不由此也哉

凡著書必用意深爲言信然後乃可久而不廢書固貴精深而後傳亦須體大然而古來說經之書及私家所著史無慮數百家今其存者亦趾則似顯晦之迹亦有數焉存乎其間然而志士則必以之自厲學者著書要當爲日星不可爲浮雲浮雲雖能障日星蔽太清而須臾變滅倏歸烏有今日之浮雲非昔日之浮雲也古今相續不絕要各自爲其須臾耳而日星雖暫爲其所蔽終

古不改奈何世之爲浮雲者之多也意氣之盛有時消歇是非公論卒不可奪徒自外于聖人之徒耳

朱子曰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極其本末是非之極彼以狥外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裡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知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人爲己之所以分按知愈多心愈窒恰中今日漢學考証者之病

聖人刪詩書述作春秋易傳全爲明道敎天下萬世也漢儒作傳注宋儒講辨義理同是意也漢唐以來世主取逼儒傳疏列之學官亦猶唐虞敷敎之典其餘諸子百家著書偏全

深淺不侔亦各抒意見分以明道之散殊者也若夫以著書邀名文行始判及其甚者貪恃已私邊見僻違專務求勝前人既不自量又無忌憚苟且紕繆爲害始大又次者則專用以趨世投好求合走利而已班固所謂利祿使然也世說愍度道人欲過江奪食與一侶道人謀曰舊義不足動人不如立新義以無爲宗果見崇重而侶道人不成渡江之行乃寄語愍度云無義那可立始之爲此計權救飢耳無爲遂貪如來也定此數等以觀于作者之林其是非公私居然可見也儒者著一書必因時而作羽翼至道弗穿鑿籍囊括百家如康成明辨以晢純粹以精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有功先聖不誤來學如程朱斯爲
世不可少之書耳
或問彭魯岡箸書立言者何爲乎曰爲勸懲者仁義之言也
爲聲名者自誤之道也失是非者誤世之道也
胡致堂序文定公武夷集其略曰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
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
宗而已至于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
絕如綫口筆衮衮異乎身踐有書徒存猶無書也
觀于子思孟子而知聖賢志事無不直截明決者彼依違絞
繞皆自誤誤世之道也如既不世用則入則孝出則弟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意一定而人世是非毀譽皆不足
顧故曰信道篤而自知明也而東坡譏孟子不當爲辨近人
詆程朱好刻論人物皆未窺見聖人之量及聖人意思祗從
世故之私起見晁公武讀書志論道德經其略曰道德經李
耳箸言道德之旨余嘗學焉通其大旨而悲之蓋不幸屠亂
世憂懼者所爲之書乎不然何其求全之甚也古之君子其
應世也或知或愚或魯或怯惟其當之爲貴初不滯于一曲
也至于成敗生死則以爲有命非人力所能及不用智于其
間以求全特隨其所遇而處之以道耳是以臨禍福得喪而
未嘗有憂懼之心焉今耳之書凡所爲守雌守黑守辱以懦

弱謙下爲道者其意蓋曰不如是則將不免于咎矣用是以觀豈非所謂求全也哉人惟有志求全故中懷憂懼先事以謀而有所不敢爲而其蔽大矣此老子之學所以雖深約博大不免卒列于百家而不得爲天下達道與彪氏此論所關義理學術甚正甚大余故錄之使學者知聖人自有中正之道雖以憂患作易而易之爲書隨其所處時位皆有不易之道以處之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又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則非老氏之滯于一曲可知

箸書不可易（廳一格）

韓文公曰其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又曰其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朱子曰學者輕于箸書只是器識淺薄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嫚姣麗兮去道遠而余謂今人多好爲四書解說者先存一駁朱汪之心以得一新奇爲喜多好爲經說者先存一博綜之心以多得一證據爲喜疎淺固蔽不暇深思此祇是淺薄爭名非眞欲明道也

日知錄曰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爲之遂爲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尙

亦不免後人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樹按如溫公書孫之翰作唐史要論其用力精勤篤志如彼可以砭箸書欲速之膏肓也又曰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竊觀孔子作易傳亦是今日得一義明日又得一義積歲月逐漸有獲今日讀之分明可見蓋雖以至聖之睿亦必緝熙光明然後乃有以盡一書之蘊則聖心祇是窮理無期必欲速成一書之意故曰先難後獲韓公云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眞豪傑語如王逼章應物姜夔信然愚觀漢隋唐志開皇開元書目及各史志崇文中興館閣明文淵閣等書目及士大夫藏書家自唐宋以來如元行冲毋照西齋郡鄴廣川相臺遂初田氏陳氏晁氏鄭氏葉氏通志通考萬卷堂絜竹堂聚樂堂授經圖（明宋睦撰所據二十卷者非宋人所據三卷者）焦氏經籍志天一閣汲古閣千頃堂述古堂也是園經義考傳是樓通志堂季氏徐氏竝有書目著錄每以數萬千卷計今茲亡者皆以過半（此書自余不皆見而言其大都）或有長編巨軸雖存而不爲世所要用人所共知而其中獨有數百十八落落在人心目不可磨滅美愛斯傳有志者可以思其故矣蓋俗人逐物遷流泯泯沒世君子獨以箸述爲波中金石亦

欲久存不敝耳所謂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雖然古今雖遠猶之旦莫苟不能出于其類拔乎其萃冠絕百代獨有千古爲世不可磨滅則雖騰聲一時終歸泯泯須臾籤牖湮舛泉朽蟫斷與向之遷流者同盡特臧穀耳此箸述所以有時而不足恃也張懷瓘論書曰若不造極境無由服後世人心余謂箸述亦然

古人箸書多在廢後蓋身世兩棄然後其志專其心壹所以能精思深微司馬子長稱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成敗興壞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趙岐稱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籀值炎劉之汞奮進不能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

韓文公答張文昌書云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柳子厚云賢者

不得志於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大帙重編古人多父子宿業故能討論精覈其次則必其人
有天授異才而又畢生勤力精專簿嗜不厭如康成之注六
經杜元凱之治左氏春秋温公之著通鑑然後一書出始能
江河萬古日月常新與天地不敝今之學者根柢淺薄用心
尙猶麤無所欲語而强欲著書苟爲難能又迫以歲月速化
取家人筐篋中物勦襲抄輯駢駮舛漏或矜尙新奇支離穿
鑿或吹人譎之餤承謬種之傳既成索一鉅子（二字本呂不韋及莊子用事孟喜事）遂居之不疑負其意氣內以傲其父兄外
以驕于一世迨世之人又罕識眞彼已相蒙相譽人主出奴

任意軒輕究之眞用不存時過勢謝忽已與其聲華俱歇矣
大抵著書攘袂抵掌夸大自矜無深旨微義雖重帙大名祗
亦是妄如近人稱三大奇書殊無謂無論李氏之書非悔顧
之倫卽此一奇字已陋甚夫有江復有河有嵩復有華六經
亦止是平常道理何大何奇故曰觀于海者難爲水游于聖
人之門者難爲言
袁宏作名士傳成謝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
獪耳彥伯遂以著書著書固不可易出之尤不可易古人所貴藏之名山傳之其
人非吝也懼不知者道聽塗說徒褻吾道也佛誓不爲二乘

聲聞人說法聖門教人祇隨問答之雖曰誨人不倦而不憤不悱則不啟發一貫性道本不强未及者而詔之周子太極圖說程子易傳皆不肯輕傳于人鄭夬欲從邵子學易邵子以夬志在口耳多外慕不之許皆此意也夫傳之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所謂外人那得知之夫第不知猶無害必又將循聲逐響亂道妄說流傳疑誤是書未行而害先中于人心矣開門揖人來窺美富或執塗人而語以家之積蓋此不可辱乎荀子曰小人爲學窗犢也惕倏曰饋獻之物也東坡云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至裸雪斷臂僅乃得之今子由既輕以吾書與人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

著書不貴多

歷考古人著書類以少而見珍多而不傳蓋多則傷易速以歲月必不能精是以有識之士莫不慨嘆于著書之多及爲文之易也

日知錄曰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一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多爲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創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傳宜矣

又曰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揚雄劉歆各五卷
爲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
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傳雖多亦奚以爲（按揚
帝至萬七千卷）
偶檢隋志六代西僧譯經如此其衆何異南北諸儒之有六
經義疏也究之西來眞意其汁漿能有多少此書多所以轉
爲患也
困學紀聞曰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版行于世
議者多非之此顏之推所謂訹癡符也
上古聖人靈奇之蹟不傳衆矣卽如舜之世系異說周十五

王世數不合夏商歷年最久其間君臣行事令箸者有幾皐
夔伊呂其生年卒葬後世無傳孔子作春秋得左氏親受其
經而爲之傳而三家之說已各乖異穀梁家更有三世異辭
之說甚矣古事之不盡詳也自史遷以來記載始備書籍益
多牴牾亦衆自是文人學士私家撰述纖悉靡遺於是其傳
有不必以靈奇異美者矣
史之所載箸其大者其碎者有不必知後人採取駁雜動謂
補史之闕不知是良史所不信刊落而不必載之者也仲長
統言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朱子言南北史除溫公通鑑所取
其餘皆小說也漢書司馬遷傳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

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世之君子每喜取昔人所棄以自珍毋乃見未卓乎如古史路史皇王大紀通鑑外編尚史繹史等皆是陶宏景以一物不知爲耻閻百詩爲學主此按此恉非是君子先務爲急亦惟于修齊治平日用倫物之大端致力苟省之于此而無虧則于書有所未讀文章有所未能皆不足爲歉況駁雜破碎無益小慧乎食肉不食馬肝何妨于知味天下物理聖人有不盡知盡能孔子辭博學多能孟子言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元李孟論人材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材也廉希憲論孟子祇取王霸義利性善三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以仁義知禮樂之實皆歸之于此所謂實者信是也窮理致知反躬實踐不出孝弟忠信如揚雄識奇字馬融蔡邕曠世才而皆不識節義字雖多亦奚以爲子夏文學科中人而賢賢易色一章其言如彼亦可見聖門爲學大意今人爭推子夏爲傳註訓詁之祖而猶昧此章之言殆倍于簒志近思而專取博學矣范史朱浮傳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宏十策宏不得其一唐姚崇爲相古事問高仲舒不聞高仲舒賢于姚宋也

今人或以子貢所稱天道不可聞卽天文歷算之術亦有本按周官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疏云樂師與太史小史竝是知天道者故國語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昭十八年傳鄭子產云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幾氏大昕云經典言天道皆以吉凶禍福言）班固曰歷譜者聖人知命之術也云云日知錄言星事卤婢歷引古人事言以明之據上所論則不必人人皆知天道矣今人既譏宋儒不應談性道（譏學人好談性道本東坡之言蓋暗斥伊川程子也此東坡之妄說歐公亦如此說）而又好言天文歷算何也元王惲精算術裕宗問焉惲曰算數六藝之一耳定國家安民人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學之道及

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可謂知要矣

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言楊升菴著書二百餘種未聞有茂陵之求張天如著述無多當時至形之章奏求其遺書余考天如之著先後奏上三千餘卷帝悉留覽則亦非少周蓋未知但今世傳亦不多耳至于楊用修之書浮誇不根信口亂道是非者甚衆陳耀文作正楊胡元瑞仿虞槃非非國語作正正楊周櫟園作翼楊以闢正楊然皆可以不必櫟園又言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通計殆六百餘卷今惟抱朴子神仙傳在道藏中後此若宋王伯厚著書近七百卷

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鳳洲前後四部稿幾四百卷余按周所舉殊掛漏宋以來箸書多者甚夥如周必大楊萬里陸游朱子洪邁不止浚儀王氏近代如黃黎洲箸書近八百餘卷顧亭林毛西河皆五六百卷萬季野五百餘卷江愼修二百餘卷戴東原一百八十餘卷錢竹汀二百餘卷惠定宇一百餘卷

箸書無實用

書貴有用于世則自不磨滅而有用之言必非庸陋淺識之士所可勦襲而貌爲之也

日知錄曰文之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已無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荀悅作申鑒論事曲透如彼前人猶謂其應敵制變不如文若可見才難非紙上空談足以濟事聖門論才言無溢分皆實實坐而言起而行不似後人箸書勦說雷同論議甚美陳義甚高纔歷一事茫然無措昔人言陸機論能辨亡無救河陽之敗以此坐讓古人不適于用此人才所以衰古今所以不相及皆起于好箸書以自掩飾言多行寡無有實際以虛

識自矜而未嘗自試于事以驗其力也古人著書皆自道其得力故甘苦曲折皆盡後人高者出于揣擬影響卑者則直是謬妄至于展轉稗販了無心得益不足議矣王厚齋困學紀聞首卷說易經何屺瞻譏之曰劉屏山云愚夫昧易才士曰易賢人玩易聖人踐易凡無得于心而摭其辭皆口易也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曰易乎（原作聖人忘易余易以踐字也）（附訂之於此）按伊川作易傳乃是卽易以發揮天下古今所有道理下學上達與天道消息蓋著書與修身不分爲二事矣庶幾踐易者與

司馬文正公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

歸熙甫作言解以爲言宜于用余謂若無用則音鳴焉耳實體難工空摹易善近世著書者皆據此以尊漢學名物訓詁而薄宋儒空談義理誠亦不可謂非知言也然君子先務爲急本末先後要自有不可倒者如典章名物固是實學若施于時用不切事情如王制祿田考工車製等不知何用則又不如空談義理猶切身心也

實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誤於民之興行然則雖虛理而乃實事矣今之爲漢學者言言有本字字

有考乃至音訛佐證數十百條確鑿無疑反之身已本心推之家國事物之理毫無益處徒使人蕩惑狂狙失守而不得其所主然則雖實事求是而乃虛之至者也

凡著書著非不能已于言而徒欲博名無一是者雖擇題而爲之終外强中乾如考訂經義最爲大題然非精詣卓有獨見則亦陳陳相因勦說販稗而已講論義理亦爲大題然呆衍宋儒語錄多拾前人緒餘不出里塾拘虛之見則亦老生學究腐談至音韻小學似爲爾雅然致遠恐泥體用不存縱極深詣不免穿鑿破碎天文算數必待專門兼而爲之則視乎其人然往往未能造極輿地沿革古今多舛時賢所著略已大備雜著小品山人陋習如明季諸人最可鄙厭注釋詩集無論無作者腹笥鈔撏蕪陋貽譏大雅縱極博贍而芸人之田於已無與撄之無所欲語非不得已而强欲著書皆無是處孔子所謂夫我則不暇爲已之士各自審之非以此禁學者不得著書也

荀悅漢紀自序曰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遷燊然顯著罔不備矣

元朱理撰漢唐事牋十二卷 四庫未收阮芸台宮保始得之以進于 內府並爲作提要余按宋閩川林駉字德頌撰

抉科古今源流至論在四庫子部類書存目中與此書相類乃科舉俗書也然因此可悟古人爲學之始有力者多自撰一書即他日之事業設施皆先定于此矣如葉文康禮經會元呂東萊博議皆然賈誼新書亦如此此可爲爲學之方也已

著書不足重

陳直齋論祖逖所撰修文殿御覽以爲逖之行事姦貪凶險盜賊小人之尤無良者言之則汙口舌乃其所編集獨傳于世云云余按呂東萊論衛禮至爲銘極訾詆其惡頓使金石失其壽則邪人雖有傳亦曷足重也又如近世朱奭尊作經義考三百卷而行身淫蕩復自言之不恥適足爲經之辱也以勢位力氣著書此只可劫一時不足垂後世苟非眞用所存雖張侯論三經義且不足重況萬萬不及之者邪苟其言誠有功于先聖及世教人心學術雖韋布亦不泯近又有一種人以己所餘殘膏賸馥丐婦人造作虛譽裒然各自成書災之梨棗以疑誤學人耳目天下後世孰知眞僞之所在邪此較之臧霸梅賾劉炫豐熙楊愼曹溶輩專造僞書盜誕肆矣然此猶以已所著丐其所親至于攘他人之書以爲已有此尤惡薄無行之甚者其源始于郭象之注莊

古人口不臧否人物故言寡尤言滿天下無口過況箸書尤言之箸而行遠者可不更加愼乎聖人立言但陳其理如是以垂法戒無是已非人專已抑人意故人無由怨之（後見蘇子瞻子思論意與此同）即如春秋乃本王法非用已私意後人箸書專爲一已之名譽嚴謹咋紙上先有一段忿爭氣象凡言所不敢盡者悉于筆肆之或逞私肊妄詆前賢或造謗書挾怨以誣盛德（如魏秦碧雲駁臧人益孔氏野史之比）顛倒是非心術險薄更甚于口過然後箸書之禍乃明以招人之怨而陰以干鬼神之譴程子曰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王充作論衡取釋物類異同正時俗嫌疑露才揚已言及激憤王符作潛夫論指訐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顏家訓亦如此）余按此亦稍僭矣職非史官才非聖人安得便爾昔孔子欲立萬世治亂之防不得已而作春秋且懼其有罪已者況非此比乎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杜牧之作罪言意以不當位而言爲有罪也況于訐人以取名乎張橫渠作砭愚訂頑自銘也程子尙慮其啟爭況于矯異鳴高阨俗犯怒乎

王昶戒子書云北海徐偉長其有是非則託之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裴松之以爲馬援誡子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于是

文舒擬則文淵顯言人失不如東方誠子寄指古人無傷于今

唐孔至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爲新族剟去之說子垍怒曰天下族姓何濫若事而妄紛紛邪至懼欲更增損韋述曰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余謂韋述可謂有風力然亦顧其書之有關輕重何如耳姓氏類例誣附難信無關經世大道之要而橫以此獲罪當世賈禍災身非君子之懿行也至之撰述之勸兩失之（舊傳在唐至重見高儉等傳孔至率俗爲之亦無可議）

昔孫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有直筆桓溫見書枋頭之事怒謂盛子曰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盛卒不肯改余謂若安國者雖曰身非國史不比董狐然猶比于孔子作春秋猶之可也彼姓氏類例何爲者也范宏之有言若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亦下官所不爲也又如袁宏作東征賦不及桓奚陶侃皆見刻逼于其子（按彦伯默啄史詩撰漢紀作名士傳於時爲元子九錫見薄名流其人不足稱也已而亦悔矯矯而前既被辱于景升之牛後又公皆以道時事之故也前史如此比者甚衆書之以自省戒若李北海曰不如此則名亦不來此敗德之言子弟不可怵其盛名託于斯類夫爲學近名已冒哲賢之大戒況甘心犯禍以取之昔唐大宗稱禰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其死余謂

北海亦然又張燕公謂康子元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可見衆非非正獨是不容于世足爲寒心故箕子曰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哉聖人於明夷取晦於邦無道言遜莊子知之故託于寓言重言卮言也則雖是正言而傷物則同爲怨府屈子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困學紀聞論磨衲集王公庭秀作于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于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憸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酣人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嬰士習熟見聞至紹聖間邪詖尤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正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孟甁庵瓜棚避暑錄引唐詩紀事云自貞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流弊也士子以豪氣罵吻游諸侯門諸侯望而畏之如劉魯風姚崇傑柳棠平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以見當時諸侯爭取譽于文士此蓋外重內輕之牙蘖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鎮趑趄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

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又曰唐詩自咸通而下不足觀矣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氣喪而語偷聲煩而調促甚者忿目褊吻如戟手交罵大抵王化習俗上下俱喪而心聲隨之不獨士子之罪也其來有源矣瓶庵又云張曲江賢相也劉禹錫以世稱其爲相時建言放臣不當與善地作詩云良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武元衡相憲宗討淮蔡爲盜所殺禹錫作靖安佳人怨云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絕無憤嘅傷逝之意至李衛公一代才相而溫庭筠詩云蒿棘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具僚忘七箸氣

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自後浮薄益熾若梅聖俞之于范文正公作靈烏賦以示譏杜默于歐公作桃花詩以諷愛憎由已不顧公道文人無行其來久矣樹按

國朝康熙己未鴻博科之舉盡天下之選號稱得人而不得者猶挾怨作詩士習浮囂自古而然君子所當深以爲戒者也詩云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葉公懵懂遭龍嚇馮婦痴呆被虎欺宿構零詩衡玉賦失粘出韻省新詩若教修史眞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謂高陽相國爵寶坻相國立德葉文敏方謫益都相國溥也四公皆讀卷官也或言杜爲杜臻非是臻秀水人時爲侍讀瓶庵又云唐薛能從事西川日每短武侯至云焚却蜀書應不讀武侯無以律吾身陣圖誰許可廟貌

我鄉揄後爲徐州節度使東軍亂全家遇害不可謂非武侯之神極之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是爲失其本心夫韭周之非堯舜猶爲寓言稽康之薄湯武亦有微指至若劉照桑民懌之斥韓昌黎李贄之譏濂洛毛奇齡之薄周程張朱皆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又云毛西河嘗至閩極言務枝非佳不如蕭山楊梅卽此嗜好便是拂人之性無怪其厭詆周程張朱司馬歐陽而獨尊一高笠和尙也愚謂叔孫武叔毀仲尼梟容盛極詆伊尹周氏劉知幾史通疑古篇中排詆舜禹以末世弄操心事推測聖人小人自絶於日月何傷乎陳耀文善學林就正聚諸駁雜詆訶聖人比周公于曹操以張栻

晚得異疾爲僞學之證眞別有肺腸哉

同里胡文虔柿葉軒筆記云太平御覽引劉義慶幽明錄載王輔嗣注易譏詆康成鄭降神大言責之王遂畏惡得厲疾而死以爲此鄭學者惡王黨鄭之言方望溪侍郎又謂人之詆朱子者必受冥譴多絶嗣夫是非得失天下萬世之公鄭朱有知必以後人補正其闕爲幸云云余按此說甚正然亦須分別詳之如意在補正縱不得是亦爲公心若如焦竑楊慎毛奇齡及近世載震汪中等之詆朱子詖邪誣肆將害及學術人心世道亦可幸乎鄭朱固斷無地下修怨降神報復妖妄之異但義理公心所不許者卽天地神祇昭布森列宜

亦有懲謫之理
凡不得已而著一書辨論是非惟爭曲折非有愛憎須是辭氣和平期于義理明白便止不得負恃才氣逞肊任情呵斥詬詈有市井攘袂之態劉歆爭左氏恃其義長輕移太常抵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後來如范甯之斥王何劉焯兄弟好輕鄙先達鄭樵極詆班固（其言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如此人才將何著述）近世楊慎焦竑郝敬毛奇齡張文檒戴震紀昀汪中等之譏詆朱子其尤甚者也
明季詆宋儒程朱者莫如楊慎焦竑兩家爲甚淺謬輕肆極口亂道如丹鉛錄卷第九晦庵僻論一條宋人議論不公不

明一條宋主禮儒臣一條周禮秋官一條大顛一條王導條後世猥儒一段十一卷秦漢人論性一條宋儒論孔明一條小眞大眞一條十二卷中庸一條朱子論孔子言伯夷求仁一條十三卷子見南子李泰伯不喜孟子兩條十四卷鄭元解經不遍朱子論吳才老笨字訓三條十亦卷宋人改藥一條十八卷陳同甫郝經論書荀子解詩老子論性詩小序五條卷十九宋人議論一條二十一卷韓退之詩一條二十四卷朱子論韓公大顛一條二十五卷王安石名臣五代史歐文兩條二十六卷朱文公孟子齊桓公蘇子瞻云文字之衰三條二十七卷朱子謂孔子一條皆忿設詖邪非衷論也學

者宜亟辨之焦氏筆乘第四卷朱子一條有云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隲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又云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隲千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剔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長者乎此真無知非但詆也朱子所注經多取先儒之說焦氏不知耳有曰古之學術有在于是某乃聞其風而興起者乎此祇用莊子天下篇道術及太史譚六家要旨說堯舜孔孟道統淺陋已甚且其所謂學術有在聞風興起者可知也孟柢庵云明代講學宗旨最多其與宋儒相近者無論矣王文成曰致良知而其徒緒曰良心聶雙溪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洛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他若耿天台曰常知李見羅曰不容已唐一菴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混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皆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弱侯李贄之佛學即聖

學亦王門流弊之極也東樹嘗論白沙宗旨最誤孟子四端隨處觸發不待養而後出也若必先向靜中養出則流于禪寂況又加之以安排之說乎雖學者主靜功夫不可少但必先自入孝出弟謹信諸日用切已功夫講求義理先知大分然後就四端所發體驗涵養以擴充之由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積漸以至火然泉達造于大化此明誠之正學也帥氏之所差者下手直從定靜起故爲無頭緒得之而品節亦不得詳此也朱子之學所以紹孔孟正傳者如此焦氏乃欲其同于莊列愼到宋鈃惠施之爲者妄矣陋矣粵中有容杜瑕者明之遺老棄家住海隱寺與口和尚善著書一卷名井觀藏于僧徒無有靜而無動也自沙主靜則欲養出端倪先靜而後動也墮子當下便是把氣稟之雜都做心之妙用謂動與靜一也白沙商量端倪有察其善惡離合之意謂靜與動分也陸云涵養是主人翁有察是奴婢貴涵養而賤省察白沙致虛一以立其本商量端倪以察其分殊貴涵養亦重省察云云大約鄉曲之情意是白沙愚謂白沙之誤在入手已錯所以失者在不遵程朱而必別標宗旨也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于一吹目爲天籟者乎此以儒者道統同九流諸子之爭鳴亦太無重輕矣

往日讀朱子書其論如此欲以暇日披覽抉擷取其合者爲一編別爲一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剖擊者明其各有宗也附于莊生道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論云云按竝此論欲牽孔孟下夷諸子其大本已僞又漢學諸人力詆程朱言心言理墮禪而焦氏乃力詆朱子不應闢禪而力崇惕墨（詳見焦所著筆乘）皆所謂邪說也考竝師天台耿定向傳陽明之學謂佛學即聖學其解顏子屢空以爲心無罣礙空諸所有云云其肯如此則其言不亦宜乎（按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本明道語集注不用者意有未安也今更衍成佛諸矣然程子實又有屢空兼二義之解云惟其虛中故能屢空云云至論墨子兼愛本伊川略取昌黎之論然伊川語自分明有方寸程書論楊墨凡六處見惟卷第十八劉安節所記最詳）

趙岐稱孟子書包羅天地揆序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按岐語輝光明白昭如日星而歷代以來猶多非刺（荀卿非孟王充刺孟林愼思續孟馮休叔作藝圃折衷駁說之詆孟東坡論語說與孟子辨明初劉三吾節去孟子七篇中八十五條後賴連江蔡芝奏復之）道之不明知德者鮮聖人固以嘆之矣宋高宗嘗以獨夫冠讐語問尹焞尹舉周書以對竊以和靖自以此有難以爲時主言者故託諸經文以解要之夫豈不義而孟子言之禹湯

文武曰朽索曰有罪曰民巖猶是心耳許魯齋論夏啟漢高事可相發明其後高宗以罪梟說之實和靖有以啟之（魯齋言見本傳說之事見周密癸辛雜志　四庫提要云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諸人務與作難溫公梟說之疑孟詆孟作焉非詆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淵靜語所記甚詳云云愚按珽說非也前後攻孟子者甚衆豈皆爲安石與以安石故遂失是之心甘犯不韙於義安乎於智得乎此與董復亨之推論朱子名臣言行錄同一穿鑿肌說也）漢唐以來儒者說道理亦頗有見地確實足以發明微言至道但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或偏而不全醇疵相糅至關鍵緊要處多說得寬緩不分明由其見處不徹根本工夫未豁（本脫）朱子論曾南豐文語獨至宋代程子朱子出然後孔氏之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宏綱大用奧義微辭發揮底蘊始終有序進則陳之君上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游或講之及門其著述所傳精深高遠斯文不墜後學有宗所以繼鄒魯而明道統也（昭本胡致堂語）而近世一種淺學忌嫉盛名橫誣醜詆動謂講學家好刻論人物幾使漢唐以下無完人世俗無聞者衆道聽途說不能究其是非附和相仍萬口一舌數百年來詖淫邪遁之說具出于宗工魁傑之書斯其爲害于學術至道之眞殆于洪水猛獸而尤甚者焉余嘗推論其故由于其人不能躬行實踐動遵繩墨規矩執德不宏信道不篤而託於不甘爲曲謹小廉也既不能自治又狃于麤見陋識則論人必務從寬假凡以自爲之地焉耳夫所惡于小廉曲謹者爲其

所見偏所守小抱尺寸之義而昧于其大者遠者周徧之全
量者此其說似也然苟析義未精小德出入滑熟大節又無
可見之期豈不爲僉壬夸毗流俗庸鄙之夫所藉口乎蓋小
德出入大德不踰此種人不數覯必若寇萊公之流方可承
當然已覺粗豪貽世訾議況小事如此大事可知多爲有識
所窺測不爽者乎夫蟻隙穿隄鍼孔洩氣豈有人貪榮祿事
豪侈或鹵莽動俠或容說詭隨而高談名義自方古人筆舌
滾滾道失行違於辭受取予進退出處語默概置不論而克
保不渝不奪能賢乎哉縱到頭或建一功或拚一死博一晚
蓋之名已既居之不疑世亦不敢輕議以爲善善從長雖有
遺行而何忍苛求之也三代以後數千年以來止有此一種
人品此一種議論尊爲極至假使有議之者則衆共斥爲輕
妄無知或指以爲刻此焦竑諸人所以極詆朱子爲椎擊剔
剝不使漢唐以下有完人也要之取人貴寬論義理自有極
至不易之則前賢固當取究不可指爲聖人之道義止于此
而已也且孔孟所譏于曲謹小廉者如云果末之難言必信
信必果謂丈人楚狂陳仲子一輩人而不衷之義者耳非謂
可以豪侈忘儉不矜細行爲無妨于行義也屈子佩薲舜耿
介遵道得路槩紂昌被搤徑窘步又曰湯禹儼而祗敬循繩
墨而不頗子游取澹臺子羽在行不由徑非公不至知乎此

則知朱子非刻于論人而凡訾朱子者皆出于妒惑詖邪無知而狂暴也屈子云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故今略舉數條以辨其誣世之君子詳之

董復亨繁露園集元城語錄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其所以不載者其故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又與蘇文忠善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紀氏昀推衍之以此爲識微之論紀又據道命錄以爲備載孔平仲諸人彈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不過于孔平仲條下附論其不知伊川而已蓋亦知先生人品世所共信不敢動搖而醜詆之也云云按董復亨以淺鄙之見窺測君子創爲邪說視朱子心術見戲如市井鄙夫紀氏又推衍之如此其流害人心匪細吾姑不暇與深辨祗蘇文忠親與伊川相惡至詆伊川爲奸尤好談禪言行錄又何以載之以實論之元城彈程子自是不識人其平生人品自不失爲正人君子智之于賢者古今多有二人心跡始終本末如青天白日是非明白千古共見朱子何爲心銜之不敢動搖而醜詆之特區區予奪于言行錄一書以修報復曖昧若此不知成爲何等舉措稍有識者所不肯爲而謂朱子爲之乎夫元城誠名臣耶豈以言行錄不載天下古今遂昧其公是公議乎至

劉源淥謬妄之見豈果朱子本意乎（劉源淥著冷語詆安世爲邪人其罪甚于章惇）

（邪怨）考朱子集中有跋元城言行錄文一篇其推崇景慕至于想像聲容恨不得見則朱子于元城傾倒至矣董氏紀氏未之見而謬議之可謂妄矣且朱子撰名臣言行錄如呂東萊與汪尙書書及朱子與東萊書及葉文莊（盛）水東日記所言云云則此書特未定及他人附編何得遽以私見邪心妄亂白黑也紀氏又稱朱子平日以程子之故追修雒黨之怨極不滿于二蘇此亦爲誣朱子豈有意修怨者其平日論二蘇蓋講學術不得不歸于至是若其可取雖一言不棄故四書集注書解詩集傳取坡說甚多意甚重之名臣言行錄取子

由龍川略志幾半是非公私之正天下萬世共見豈等不學無術者黨同伐異相傾相軋以私意箸書妄援立說愛憎勝名實淆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而卒不可掩徒自爲小人之歸見譏于天下萬世乎凡論朱子者此等疑似隱微事案此數百十家數十百處見非止關礙朱子要是關來今無窮人心學術邪正是非義理之辨至切至重余故不惜犯舉世之罪而力辨之後之君子此等不得放過須與推勘考實到底使是非明白卽所以明道息邪說正人心非私朱子也又朱子雜學辨自是辨義理之精微恐有誤來學所以立是非之極非以私意愛憎爲去取況所辨不止蘇氏易說老子解

二書而已至其取蘇子由古史有好處自是公論紀氏乃云朱子平日與呂祖謙議論相激故作雜學辨以攻蘇轍此時反爲之左袒云云將朱子義理公心盡說成反覆小人之尤者此等議論實關名教豈得不辨又李靚作常語三卷極詆孟子紀氏忌惡朱子之辨因諱言靚自著書而託見于余允文尊孟辨（按楊慎亦以李靚詆孟子爲僞聞皆忌惡朱子之辨不肯言靚自著書也）又據盱江集中議孟子三條以爲左贊編集時所竄亂反斥爲庸妄（文獻通考朗曰常語三卷）而終斷之曰此偶然偏見與歐陽修不喜繫詞同可以置而不論云云夫人至著書詆聖賢尙護之以爲可置而不論有辨之者反斥以爲可以不必似未允協況朱子雖辨常語而於李退居類稿極贊其文以爲實有得于經從大處起議論勝于三蘇瑕瑜不掩其論自平紀又論張湮雲谷雜記以爲與一語異同務申已見書兩往返動輒萬言訖于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私相去遠矣按朱子何遽不如張湮且朱陸所爭是古今何等義理而謂之一語亦失輕重況指以爲私乎又論趙與時賓退錄以爲視宋人之務自回護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云云夫豈有朱子而違心同護爭勝者耶又論古之儒者立身行已誦法先王務通經適用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擬尼山遞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迨托克托作宋史以道學儒林

分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各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是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其禍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以相激而至此也云云按程朱平生爲學何嘗不是立身行己誦法先王期于通經適用無論並未嘗如王通摹擬孔子實亦並無爭勝之心微獨程朱卽陸王亦實無之至托克托作宋史立道學傳於程朱何與牽論周內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曾黙之爲狂者孔子親言之而曾子獨傳道統是不同于父也父子之間不敢苟同亦曰求眞得是而已子夏西河疑汝（句用前人忘其所出）曾子面責之亦曰爭道理耳況其爲學術之大義乎道統傳自古聖希聖者自是則而是效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不爲摹擬帝王乎紀又曰講學家以張栻之故回護其父未免顚倒是非又曰宋人以張栻講學之故無不堅持門戶爲其父行狀非董狐南史及孫盛李心傳劉時舉輩以史筆自任之比此顧亭林所謂古人文有未正之隱待于後人之代爲白者也假令今人有至友學行皆賢而其父亦爲時名臣乞爲作一文字不知當如何立言此皆不設身處地而快意肆螫而已考紀氏平日議論先于朱門有異論者則極力揚之以見朱子之不必遵故藥助其攻（如於蔡虛齋易經蒙引爲苟合識見通達於劉炎邇言則稱其光明磊落不落門戶之私有駁正朱子則稱其不

以爲可以不必如於方崧卿韓集舉正則以爲雖有考異不妨並存何必堅持門戶盡沒前人著作之功云云按此自考異出而崧卿本爲盛名所震遂前人著作之功盡沒之乎又豈朱子所逆知乎總之凡爲此等論者務毒正而尚模稜也而橫有高名爲世所震邪說蔓衍最易惑人附之者極衆昔李大性作典故辨疑自序以爲作謗書以誣盛德蓋誅絶之罪也余故取凡誣朱子者列之傷物篇中或曰子之意則善矣其亦如傷物何曰昔王安石作三經義雖曰王氏之書而當時朝廷著爲功令用以取士則亦同文之治也而楊龜山王居正不敢不折衷講辨而傅奏之亦曰衛道而已而況我皇上繼

列聖昌明正學尊崇朱子用以垂範百世而特爲辨其誣亦何傷乎吳中友人某其詩集中有書宋文鑑詩曰睿思殿內傍爐薰步出迎陽講讀勤原注神宗命于邁英閣講讀通鑑不奈晚生輕折洗欲愚黔首效商君原注謂綱目之作溫公尚自遺唾罵原注新安朱氏謂溫公枉費精力作通鑑何況東萊繼選樓原注朱氏曰伯恭承當此事何不發明人主之學其意治欲專取道學腐語而經世文章不必採也嚇取兒童書盡束清談高座保金甌按朱子於溫公通鑑極其推崇集中有資治通鑑舉要歷後序發揮全書本末至以其顯晦關于時運可謂至矣又曰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見論袁樞紀事本末其作綱目名曰資治通鑑綱目蓋託于四書之後謂通鑑及目錄舉要歷胡文定舉要錄補遺別著義例見于自序

其論稽古錄曰末後一表其言如箸龜又曰溫公之言棗麻穀粟嘗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逼鑒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有不備者以通鑒補之其于宋文鑑亦極推崇至崔大雅刪去呂陶論制師服文朱子深惜之又曰綱得沈存中律歷一篇說渾天儀亦好於與東萊書及論此書之說皆極贊之則朱子于文鑑無不取經世之文之意至于斥文鑑乃孝宗實錄史臣承旨之情於朱子無所徵又閩中某公書中有一條曰明道語人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此非聖人之言心豈有出入云云以爲不圖先生乃有此鹵莽之語至疑非聖人之言然則孟子引之亦非耶云云按此條程書中凡三處見惟卷第十八劉安節所記最詳其說至當集注已取入並無有疑非聖人之言之語大抵誣善之詞游其故有三一看書未審或昧其上下文別有未盡之意輕妄立說浮談無根此不過淺陋而已一則有意欺罔掇拾單詞取與己意相合影響傅會曲辨周內最甚者其所引書皆鑿空造謗疑誤後人若與一一考實則是非自明也論語集注主忠信下已著程子謂此二語何得亂道

箸書爭辨

日知錄直言一條引張子民吾同胞語而申其義以爲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救民以言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因歷箸詩書史傳清議直言者以證其義

朱子曰前輩固不敢議論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固不容不立議論余按此明學者爲閑道起見著書議論又不可少其源出于孟子陸清獻有言學術之害其端甚微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忠厚而於學術同異必競競辨之其所慮遠矣近世儒者多詆朱子好刻論人物以爲幾使漢唐以下無完人甚者或直指朱子心術爲蛇蝎爲險隘爲與人仇忿違心爭勝不顧是非之公而其說壹託于聖人忠厚之意此非也夫賢人之於聖人其分位嚴矣未能適道與立而遽說中和此胡廣輩所託以藏身也昔羅念庵學艮知之學者也而其

與人書云學者舍龍場之懲創而談晚年之熟化譬之趨萬里者不能蹈險出幽而欲從容于九達之逵豈止躓等而已哉余謂孟子說鄉原譏狂狷而狀其心迹于古同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原不必與辨辨之亦終不能信然而其說足以惑世貽害人心故余不得不劇論之曰庸俗之尚同流合汙而惡直醜正也固未肯以小人自處也其言必託諸聖人以爲重不知聖人實未嘗以夸毗模稜爲事也故嘗小管仲彼子西噫斗筲于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其仁而尤惡鄉原之亂德其於是非之際義亦嚴矣或問彭魯岡大舜隱惡揚善孔子或摘發人過何也曰求言與辨道不同惡言不

隱善言弗揚人不樂于進善矣眞僞不別邪正不分人不明于向善道矣故人皆以微生高爲直不得不以乞醯辨之人皆以臧文仲爲智不得不以居蔡辨之猶之堯以囂訟辨啟明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辨方鳩僝功也又問講學何必過刻曰毒草似蔓恐人不知而誤服耳此論明決可以擿鑠陰竄矣至言不出則俗言勝天下悠悠失是非之眞其禍大道學術豈細故哉

蘇子瞻子思論云聖人言而不議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按子瞻意蓋譏孟子不當與人爲辨亦是邊見聖人訂六經以垂世詩有美刺書有法戒春秋有褒貶蓋宇宙間自有此是非義理之公所以導民齊俗不可誣也是以孔子於臧文仲竊位季氏富于周公祿去政逮俯舞雍徹皆不避言之若如王昶裴松之之論教子尙不敢盡言則亦何處可容吾直言者不幾愼而蔑且僞乎視世道如此之隘相率而爲模稜隱情惜已如寒蟬士氣消沮直道不聞非時之福也至子思作中庸祗陳其理不及時人時事乃是其書體裁適宜如是非畏敬爭而以凡經典皆宜出于是爲正也子瞻邊見妄說亦由當日與伊川爲難故借論孟子以抑之而不顧其爲失言也班固所謂託于聖人以重其言者耳天下事有當辨論者不可一概曰齊物息爭也但必度其事

之體及己所處之位與時如立朝事關君國民生利害豈得不爭事若當職爭以死職可也如胡廣趙戒李世勣則誤國之罪人矣若不當職而其時又不可言則須消息時宜至于箸書亦然事關人心學術之大負閑道之責者不得不爭如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揚墨韓退之攘佛老楊龜山王居正辨新經義陳了翁尊堯錄朱子辨李公常語雜學辨近世如湛若水楊子折衷陳建學部通辨皆是其在釋氏則自如來成道後如陳那吼石道融摧婆羅門外道荷澤會公面抗七祖亦其類也若俞文豹吹劍錄則是陽尊吾道而陰以助之攻也（吹劍錄記道學黨禁甚詳其言曰韓歐范馬張呂諸公無道學之名有道學之實伊川晦庵二先生言爲世法行爲

世師道非不宏學非不粹而動輒得咎由于以道統自任以師嚴自處別白是非分毫不貸與安定角與東坡角與東川辨象山辨求必勝而後已云云按孔子謙退孟子自任聖賢所處時地不同要皆爲明斯道非爲己也庸俗之見安足卻之且程朱志業與韓范不同而歐馬諸公又何嘗不動輒得咎此禮是欲爲鄉原自私之計而見又太周也

辨論學術始于孟子孔子順脅仲連之于公孫龍田巴等駁雜小辨不與焉辨論經義始于劉歆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鄭元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見鄭元傳及各本傳賈逵作長義鄭元駁許慎五經異義序曰五經皆發墨守起廢疾鍼膏肓）

讙咋不與焉（福州陳壽祺刻鄭氏駁五經異義序曰五經皆合譬于與游夏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

周衰禮失舊聞寖湮或遺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簡瀊閡者難言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火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寖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于後人之波辭也但去聖日遠枝葉日多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于前而詩氏所以正臧否于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儒眾說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自虎通義經疏刪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爲疎失不如叔重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倣石渠論而差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譁諍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能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救末師之踳陋也鄭所以駁之者爲祭酒受業賈侍中勃崇古學故多古文家說司農囊括網羅意在宏通故兼述今文家說此其例也張懷瓘書斷謂叔重安帝末年卒鄭元別傳永建二年生鄭覲許爲後進而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谷之違何鄭同室何傷箴肓之作

聖道之大百世莫殫期于事得其實道得其眞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雜而貴驚者哉 自是之後虞翻定鄭元五經違義一百六十事司馬彪糾譙周古史訛謬一百二十事王肅作聖證論孫叔然駁聖證論孫毓毛鄭異同評陳邵異同評劉炫規杜預之過一百五十餘事唐元行冲辨魏徵類禮沈旣濟駁吳競史議宋劉原父春秋權衡兩漢刊誤胡三省辨史炤通鑒釋文吳縝新唐書五代史糾繆或言吳縝此書爲修怨于歐公凡數十百種皆分門專書又有總辨經義者如六藝論五經異議五經鈎沉匡謬正俗資暇集六經正誤九經要義羣經音辨六經奧論及近世人所箸如羣書辨疑等不可更僕數也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道之極致本源亦可謂無餘蘊矣又曰講學義理止是大家商量尋個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余按宋莒公通小學好證人誤書以此招怨蓋人心多妄大抵矜己妒名罕能確然審是非之真共盡理實不懲其心覆怨其正義或顛躓意則彌建一語異同詬詈成仇門戶水火古人

謂之儒梟學覇不成氣象呂叔簡曰而今講學非爲明道祇是角勝竊謂言者風波人心多咻聞過則喜聞善則拜舍已同人者惟聖賢能之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哉班固曰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譏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云云雖未可信要聖人實有懼人罪己之語昔韓公不敢作唐史其後孫樵作西齋錄發凡起例大義凜然二者之義君子宜審所處得已與不得已必有辨也

李穆堂（紱）答雷庶常問傳習錄問目以爲講學而立意摘人之疵其意已不善不得爲講學矣此語甚正下忽云雖然此當爲宗朱子者言之不必爲宗陸子者言之也按如此成何

議論觀穆堂書論學論古人大抵矜立門戶悻忿凌折怒氣滿紙如書孫承澤考正朱子晚年定論後力詆陳建爲無知意在援朱就陸吹陽明篁墩之餘燄以張江西門戶其不惑錄序亦特鈔朱子大略近似先支離而後歸陸子者以誣朱子也

四庫提要稱毛奇齡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所作經問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也又惠定宇教江聲曰羅願非有宋大儒不必辨掊若是必擇大儒而攻之然後乃足立名此近日學者箸書攻朱子之本謀也

四庫提要論陳耀文正楊曰考正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者不爲無功然爨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辭惡謔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搆爭如吳縝之糾新唐書者猶不至是殊乖箸作之體又與王世貞反脣辨難喧同詬厲憤若冤讐觀是書者取其博贍亦不可不戒其浮囂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曰自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不見其二閧然糾駁不免爲前人所笑

箸書精博二派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爲一派所以盡精徵也義理文章之學以之班固曰篤信好古實事求是（按實事求是四字本河間獻王語）此爲一派所以博文也漢魏六朝經師義疏名物訓詁之學以之二者不可偏廢乃爲學之全今談朱學者以空疏語錄爲宗非眞程朱談漢學者以曼羨支離爲是非眞班固獻王晉楚帶劒臧穀同失竊以爲兩病也昔永明禪師創習台教後乃教乘雙修令之君子其智殆出永明下矣

褚季野語孫安國曰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公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廣則難周周則識闇）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窮則易核易核則知明）顧歡有言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然則此二派之學自古不能一之矣

戴東原一生學問主張義理卽在典章制度到晚年自悔毫無用處不得力雖然斯言也須審辨之否則又墮于束書不觀高談性命空疎淺陋之可鄙者其害更甚漢學諸公之失非失之博失之專矜其博而不求是而又誣朱子爲廢訓詁名物耳

孔子曰君子不多而又曰多學而識曰博文曰多聞多見曰好古敏求孟子亦曰博學而詳說之博豈可少哉但孔子貴闕疑孟子貴反約聖人道周學全理無偏廢但言各有當耳

程子玩物喪志之語久爲世詬知德者尠固未有知其切于身心體驗者矣苟有一日用其力于德仁方知其味也不然如馬鄭大儒可謂博觀羣籍者何以不聞其克班于顏曾思孟也世人所以詆程子者祗爲患不博雅不足成名耳非爲要明道也如子夏程子朱子之教何嘗教人束書不觀杜其聰明安于固陋也而一種庸淺之論又偏廢博學爲陋儒開之端便于束書不觀空疎不學而高談性命可憎可厭眞有如漢學者所呵詆賤也士習膠固囿于淺薄非可以口舌之力一旦移也

黃黎洲云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讀書多而不求于心則又爲僞儒矣斯言至矣

箸書說經最是大業自唐成以來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唐貞觀及明代楊廷和顧炎武等皆主此以定孔庭之從祀按五禮通考禮記文王世子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氏注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而禮家遂謂各于其所習之學祭先師孔疏及宋劉氏棠說自是後儒言先師者本此唐貞觀時遂以左邱明以下至賈逵二十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魏華歆曰經各立師周典安有是哉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

詩書禮樂各有其師而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陋也熊去非曰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于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馬端臨曰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于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公穀猶曰受經于聖人而得其大義至于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也非人師也如毛鄭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

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見擯于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蓋拘于康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而顧炎武曰理宗寶慶三年進朱子淳祐元年進周張二程景定二年進張栻呂祖謙度宗咸淳二年進邵雍司馬光以今論之惟程子之易傳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易本義詩集傳及蔡氏之尚書集傳胡氏之春秋傳陳氏之禮記集說是所謂代用其書垂于國胄者爾南軒之論語解東萊之讀書記抑又次之而太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亦羽翼六經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之年欲以制禮之功蓋其豐昵之失而逞私妄議輒爲出入殊乖古人

之指夫以一事之瑕而廢傳經之祀則宰我之短喪冉求之聚斂亦不當列于十哲乎棄漢儒保殘守闕之功而奬末流論性談天之學（今之漢學攻宋儒祖此二語爲讖案）於是語錄之書日增月益而五經之義委之榛蕪自明人之議從祀始也有王者作必遵貞觀之制乎（亭顧氏之意祇病空疎後來漢學變本加厲遂成橫流皆顧氏此論啟之）

荀悅申鑒時事篇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而皆自謂眞本說仲尼邈而靡質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文有靡滅音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僞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按荀氏此段文法出于韓非顯學惟古今先師云云其說未審以爲孔子以前之先師則其時固尚未有經若仲尼作經以後則固云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安得一也今除子夏（開元時升子夏止二十一人）而俾先師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淑荀況高子申培韓嬰毛萇等其義實已不一不待建元而後始分也（劉向歆父子師皆出於建元之間）蓋異家別說卽在周秦漢之先師特魏晉以降益紛紜耳荀氏此論言雖小失然持論平允足盡事理吾嘗謂孔子訂六經收拾上古以來唐人定注定本作疏收拾漢魏八代以來朱子集四子書訂周程張諸儒之說直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來是爲古今三大治奈

何今之學者復欲詆異家別說之狂瀾乎錢塘吳文健曰經術自漢以後莫盛于唐貞觀永徽之際凡六朝人所爲音義陸德明集之爲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古折衷之爲五經定本六朝南北諸儒義說孔賈刊定之以爲義疏云云而近世漢學諸人必痛詆而力攻之謂孔冲遠不知古學竄訂乾沒云云殊爲失是非之平

惠氏棟曰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皆立于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詁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按此說確當但以爲古訓不可改所以差失偏向漢學流爲禍胎蓋漢經師相傳其訓詁文義固當求矣奈所傳所說或非聖人之本經本義何哉如惠氏古義博而不安得眞甚少又其校經喜據淮南呂覽管荀韓詩說苑御覽等書言雖有徵而多僻違昔孔子贊易黜八索序書汰三墳若出今人必援之以爲博物異聞秘籙矣

劉靜修敘學曰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未能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按此論實中後世學者之病朱子教人讀注疏諸說已詳復言之）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中出特更作正大光明之論耳傳注疏釋之于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剏僞得眞

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云云按此論甚正朱子已嘗屢言之矣（按劉文靖自訂丁亥詩五卷盡取他文焚之卒後元世祖下詔求訪其書其故友袁收脩陽爲靜修集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元明皆從建本校刻有郡文莊寶序結蒲稱徵士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康熙己未容城令益都蔣如華合孫徵君鍾元歲寒集楊椒山忠愍集爲容城三賢集僅卷非三十卷之舊）

虞文靖曰今人但見宋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按自此等說既開後來至楊慎等其說益肆若近世漢學諸人則更成橫流矣吾則謂諸人只見漢唐注疏六經不見孔子六經孔子六經非宋儒其誰昭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遺稿六卷元明以來皆從建本校刻考虞與李彥方書云先正魯國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天下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近有疏學小子不肯細心窮理妄引陸子之說直斥程朱爲非以文其倡狂不學以欺人而已此在王制所必不容者也又其論學校求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云云又按劉靜修初爲經學究訓詁音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得周程邵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窮其學之所至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云云二公高識卓論如此必不如後來楊慎輩之輕妄詆肆僅據此二條臆言以爲極論也

晁公武志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徹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于徹陳直齋亦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已意說經著書行世自徹倡之按此以已意說經之始爲古今一大因革不可不知然如公羊穀梁及漢徐防所論及唐

陸淸盧仝啖助趙匡等說春秋已是自出新義不始于敞也又直齋題朱子孝經刊誤曰抱遺經于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特起獨立之士不及此後學所不敢倣倣而不敢擬也按直齋語含蓄可思蓋若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云爾困學紀聞卷八司馬溫公朱子陸放翁論學者無眞知職等輕議經傳三條可參看程子曰傳經最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朱子曰文字原來眞是難看彼纔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定是下愚余按近有一種妄人好以邊見淺狹之義輕易說經作見亦似新奇可喜專以眩俗士而足害義理此風

一開浮薄好名之士爭效爲之最易滋蔓我輩當嚴以爲戒又曰尹和靖曰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令人悚然又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以己意說道理據此可知戴氏罪朱子憑一已之意見執之以爲理之語之誣又曰經有不可解處只得且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據此可知漢學考證家強解經之妄又曰解經不必做文字只合解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又曰解經但要略得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按自來傳道皆不輕易便說說則彼以知解受之而終身不

得眞悟矣此一貫之傳所以必待眞積力久將悟之頃一黙
卽醒所謂時雨之化之者也若日日以雨澆枯梗朽木何謂
時化此法惟禪家持之最堅裸雪斷臂尙不輕宣及其悟者
往往悲涕自捫感激當日所以不遽語之恩相傳作一大公
案因緣禪宗有云我不重先師道德止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豈有今日發此悟不可執着學者詳之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發此悟不可執着學者詳之
聖人無行不與可與言而不言失人豈故爲隱乎標義不精便成流弊
又曰某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然亦多推衍文義使看者將
經與注作兩項功夫下梢看得支離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
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
玩索經文不相離異只作一道看直是意味深長也大學中

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論語亦如此孟子則方欲修之未得
云云按朱子此言明其解經務去支離但存聖人本意而止
耳故須玩索經文與漢學諸人所云聖人義理盡于訓詁但
專門訓詁不必求義理者語同而情異考朱子此書作于淳
熙二年時年四十六歲其後修改大中論孟至七十一歲而
止亦可見其所訂箸者無失也又如所俾漢儒只說訓詁意
味深長以此言求之惟毛公詩傳尤見此意耳
又曰讀古書而能別其眞僞者一在以其義理之當而知之
一在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余按二者相須不可偏廢今
之爲漢學考證者專主左驗異同而全置文義不顧如惠氏

臧氏諸家尤甚大率理狹而短拙令人反而求之不得于心推之事物之理窒礙而不可推行昔徐遵明讀康成書以六十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解說困學紀聞言有誤讀漢武元朔二年詔闕字本而肆赦作內長文因廣爲證辨今之漢學解經皆此類也讀朱子雜學辨乃知義理之深其精微如此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世之學者乃以駁雜之說阿謬之見輕易說經相鄙輕浮張皇駭怪極之肆無忌憚後學君子不可不以爲戒也

又曰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說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妄知果無未盡之意邪按明人好妄改古書最是陋習知錄一條論書莫妄改四庫提要太平御覽下一條論缺疑猶愈于妄改按康成改字不在此例詳惠氏說

又曰大抵古書之說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邂逅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于苟且狃于穿鑿牽于依據僅得一說而据執之便以爲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又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不能得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于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古今箸書惟說經浩如烟海蓋其體尊其義博託之者皆有所藉以取大名爾顧昔人作傳注以釋經今人託經以爭傳注主張門戶人主出奴舍心而任目置經旨義理不問淫詞博辨用愈多馬愈良離楚愈遠如此而箸書名非不美也學非不博也究之聖人不享其意即已亦不獲治經之益徒增

故紙中一重公案耳尹和靖曰經雖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辨而陋此也

班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毀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班氏在當日已云爾況今又百倍之者哉然而世有眞儒眞爲己眞有識必無慮此劉安節問程子漢儒至何也曰漢之經術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

語錄著書

宋儒以來以語錄著書因于釋氏俚而不文世爭譏之日知錄曰孔門四科後世五科曰語錄科又曰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劉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云云余按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學者誠不可不知此義然亦豈文士習見夫觀古人之書但當論其言之精正可信與否不當徒求之語句文辭之末迹也今以

王元美劄記與程子遺書朱子語類相比所益多少不待賢哲能辨之矣且程朱語錄本非自著乃門人弟子一時記其師之言記者失眞固不能無病論語之書卽是如此特聖人出言有章一時記者又皆賢哲之徒時又近古此所以足爲經也要之不可謂非語錄也顧氏曰論語孝經夫子之言也不特失考非事實抑豈可便以聖人望之後人耶康成謂撰定論語者仲弓子夏等胡致堂謂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程子謂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乃問孝于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晁子止據何休以爲孔子自著今首章曰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馮氏曰是書皆成于子思之手朱子以爲多後人所羼入程張之初實見世之工文辭者於斯行無與故以爲虛車徒飾玩心于末非切已之學耳不然魏晉以降文家豈少何以至道不存也顧氏此論亦逐末之見殆見後來元明諸儒語錄之多而可厭因推原于始並程朱而譏之不覺其失言耳夫苟其言不足取雖法子雲王通適見其可厭苟其言眞有用語錄何害乎且顧氏此條卽語錄體也

三代之書詞氣遞降時代爲之也況在晚近古訓罕通與其文之而人不曉何如卽所其喻而使之易曉乎日知錄既引唐書鄭餘慶傳稱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紿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當時譏其不識時夫萬蹄二字非深奧者施之官文書且以爲不識時況師弟講學而必取澁體文言煩

後人注疏箋釋何許子之不憚煩乎箸書本以明道垂教誠使有益于聖人之道有益于天下人心學術不猶愈于矜一己之名而獨爲君子乎變語錄者王元美譏語錄者楊用修而此二人之書其於世也焉能爲有亡乎

明道文二十五篇伊川文八卷固皆載道之言至周子通書張子西銘伊川春秋易傳序尤直與聖人詞氣相近朱子之文法劉子政曾子固若其所箸易傳及四子書集注詩集傳等書訓詞爾雅文皆可讀豈得僅誣爲以語錄箸書而概以蔑之哉近人仇視宋學痛詆力排不遺餘力而顧氏又爲世所宗其言偏宕激訐不探本原不與區別輕淺如此故不得不辨一言以蔽之曰語錄誠不文然當審別其所錄之語爲何如不當論其迹也若勦襲雷同膚賤淺近雖文之如子雲亦無取若是言言心得質之先聖而無疑俟之後聖而不惑雖諺何傷要之語錄原非自箸但不可如明儒之習氣可厭故須略修其辭去泰去甚使不致過于俚俗可也

紀氏云天下之至易作者莫如語錄偶逢紙筆即可成編此祗譏其成書若其語之淺深高下精粗醇駁或勦襲膚賤或實有心得有眞儒出一見即判終不可剽竊僞爲則亦豈易作乎且夫以語錄爲易必以文章考證爲難能足貴矣豈知流弊之久勦襲筐匣同一偶逢紙筆即可成編邪箸書當觀

其眞有所得與否不在擇題也
語錄書本以明道余少時喜讀近思錄後始得二程子遺書
朱子語類象山文集次又得許魯齋薛文清書皆言言心得
中邊俱瀝及讀傳習錄則多疑而不敢信然其機鋒敏快足
以接引學者啟悟人心幾可並孟子亦由得力于禪家作用
也至呂叔簡語亦極親切足啟發人然大段不免從人事上
揣摩而得多從窺測起議論於至理源頭未澈間有大議論
則謬如云漢儒無見于精宋儒無見于大按宋儒所見何嘗
不大且不知新吾所指爲大者何也按漢儒說經多在小處起議論宋儒多在大處起議論又漢儒見地未徹于關鍵緊要處說得寬緩不分明又曰明道陰得佛老受用又
曰曾子便屬第二等又曰明道在朱陸之間又曰宋儒局促
便落迂腐凡如此說皆暗主陸王而短程朱實皆影響之談
由欲與程朱立異也書中除陸清獻所摘之外似此者尚多
近代眞儒只有陸清獻耳孝感彭大壽明季遺老著魯岡問答四卷余觀其書精深醇正當在
許魯齋薛文清之間呂叔簡之上惜乎其名位卑微世無有
知之者道光五年鳳陽太守雲夢程懷璟實始表章而刊行
之當明季心學縱恣之時而魯岡獨尚實得眞所以可貴其
中亦有十餘條差繆處余嘗爲摘出又閻縣孟超然衡庵著
孟氏八錄雖復淺近而大綱醇正一字無疵足以輔翼正學
其弟子陳壽祺爲刊行又某公著嶺雲軒瑣記四十一卷觀
其氣象粗暴輕浮考其宗旨似焦竑而加甚得是者不能四
五其謬妄害義肆口亂道不識好惡者十之六七前題無名
子雜錄或其所自題與此書並害事若其流
傳貽害人心學術匪細不可不愼擇之也

說部著書

歐陽公歸田錄序曰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所不記與夫士大夫談笑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又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述神卜近帷簿悉去之記事實採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此卽太史陳詩周官形方訓方象胥之職子雲方言本此）助談笑則書之余所錄大抵以擧爲法而小異于擧者不書人惡以爲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君子之志也余按此說部書之凡例也古人著書立意及體裁必有所本歐公此言亦足爲說部書法矣然竊以爲助談笑一條亦宜去之近世輕薄之徒好專爲此種書猥鄙謔浪作者覩者恬不爲怪最足蕩人心志非止可厭而已史通書事篇云語林笑林世說俗

說皆喜載啁謔小辨唫鄙異聞斯風一扇國史多同云云夫作法于正且流于鄙況作法于鄙乎蓋說部書爲子部雜家或爲史氏所採卽是箸書立言之義固不可苟大抵唐宋人說部書有關繫重大羽翼經史者有記事可資見聞者有議論可採者有沒緊要無用而可厭者有大悖謬害義理學術者有誣衊亂道游談無根足亂是非者須分別觀之宋淳熙中李大性撰典故辨疑自序曰如梅堯臣碧雲騢非堯臣所撰孔平仲野史王禹偁建隆遺事張師正括異志倦遊錄志怪錄皆非平仲禹偁師正所述涑水紀聞雖出司馬光而多所增益陳師道談叢多所誤蓋以至王安石日

錄蔡絛國史後補又皆不足取信儒者俱嘗言之而未之深
辨也梅賓亮曰方子之爲是說既盛美矣會亮請引伸其說
曰唐以前人品之邪正政事之是非較然分明未有一
人之身而作賢作佞者也惠以後朋黨相傾軋明以後師弟
相救援各有私說傳爲稗官而愛憎勝名實淆矣其人大都
身居貴游號習掌故草野之士或難辨其爲眞而究之爲此
書者皆黨同伐異不學無術之人也唐之牛李宋之紹述明
之數大案讀史者于正人君子俱不能無遺憾焉雖完人實
難亦邪說亂眞有中于人之先入者矣近人續通鑑者恕王
欽若而貶寇萊公此信異說好博聞之過也又曰唐人重科
第一時文上箸書多以先輩行卷師生衣缽爲美談一第之
得失有死生以之者豈必其情事之實然亦冒得者之自爲
夸毘而已然庸鄙之說遂錮濁于人心以至于北夢瑣言文
昌雜錄唐摭言等書其人皆當攻焉倥傯國祚顛沛之時而
沾沾于人士之一第豈非廉恥道息而爲無學識之尤者哉
無識之人言安足信爲此書者或取而錄之其是非之鉤距宜矣
箸書爲文好承用古字句此最爲陋惡裴松之嘗以譏孫盛

矣岳柯桯史記安慶張冠事用人自北門至于遠路殊可笑
岳自記所以糾幸稼軒者甚有見何自又犯之又愧郯錄引
符子太公跪釣隱崖其膝所箸處石皆若臼以證古人跪坐
此豈可信釣是暫事豈與管幼安居處木榻同哉信誕說則
愚妄矣
揚用修丹鉛錄世人頗喜稱引之要其紕繆不根者甚害事
貢高名而倡游言則其流之害益遠君子當嚴辨之
明解縉言于仁宗曰陛下好觀說苑及韻府雜書說苑乃劉
向所作多戰國縱橫之說韻府元陰時夫所爲猥鄙細儒鈔
輯蕪陋言無可采云云康熙四十三年武英殿開局修佩文韻府上諭韻府羣玉五車

韻瑞韻學大成皆極陋之書其所以陋之故有二或窮生下士老而不遇思賴著述以垂名後世然家乏藏書交鮮碩彥故挂漏舛舛不能自正一陋或薦紳大夫投老山林多招賓客撫拾羣言取材既踳駁不精成書又未經士人之目卓犖上板遺誤後人二陋也今移去此二陋自成一書名曰佩文韻府傳之久遠 按緒此論卓有高識非特觀書之誡尤箸書者之明誨也吾觀說苑新序呂覽淮南宴子家語其信者有幾孟子且疑武成孟子亦斷章取義集注已詳辨之況後世駁雜之書乎而郭景純山海經序獨以爲無不可信者非也于寶搜神記序其論差允達觀博識之士節取焉可也

沈泳壺稱王充論衡爲欲藉諸子以證經之誤爲識在董仲舒上可謂謬妄論衡之悖謬前人論之詳矣見史通困學紀聞及朱彝尊曝書亭集近世漢學考證家好引雜說以證經輒言其時去古未遠或其人相及其地相近執此以爲確據而不知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年代之近遠人地之親疎世固有子孫言其父祖弟子言其先師錯謬失實者多矣安在時地人相近而即可信乎如困學紀聞論說苑新序之牴牾不一而足史記趙世家屠岸賈事伯夷傳拍馬諫武王事皆與伊尹負鼎百里奚食牛薦瞜朝舜太甲殺伊尹衛武公弒兄舜囚堯等說同爲野人之語鑪鉄論稱子貢與臧文仲同時列子稱隨會與趙文子同時又僃孔子聞趙襄子之言宋槩大慶考古質疑

考白公之亂晏子死已二十二年矣是知墨子所稱晏子景公問答爲鑿空造謗孟瓶庵云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家語曾晳少孔子十一歲孔子生襄公二十一年則晳生于三十二年時方八九歲安有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之事云云甚者如何焯言王文恪記宣宗爲惠宗之子者安在時代近卽可信也

日本人山井鼎作七經孟子考文在康熙九年而王文簡古夫于亭雜錄稱日本人重儒書十三經而下無所不有獨無孟子中國人有私攜過海者輒有風濤蛟龍覆舟之患云文簡以康熙五十年卒或未見山井鼎之書然傳聞實妄若據

時代豈不牴牾且九經刊板于五代已有孟子十三經之數始于明而云有十三經無孟子文簡經術之疎如此

王厚齋困學紀聞宏富該博何氏譏其不脫鴻博習氣者亦或有然不如顧亭林日知錄發明經史大義體大思精隱然有作用安排國計民生人心風俗可以坐而言起而行近錢氏養新錄其精或過于顧氏而體段規模不逮遠矣但考史精耳此類不可枚舉略論及之（困學紀聞中僅有微言眇論如蜻蜓之點蜨相之射等數十條皆有關至教未可遽輕特不如世士之但驚其博聞耳）

孫北海消夏錄序自言其注易云云甚可笑流俗無識者眾附益高名漸染惡薄祖述名士風流破壞昔賢讀書成法（李穆

堂與陳彦瑜一書與此同不可不辨況注易尤極深研幾之學孔子韋編三絕卻予三年不爐不扇歷觀古人爲學無不要于沉潛精專未有作爲消遣清興尊莽葬滅裂如彼者也朱子所謂浮華之習狥名飾外其弊乃至于此後讀范史延篤傳乃知退谷此序文勢機局全取于此然延篤自是佳人此段要不可爲法如篤之敏固有過人之質然其習氣實開旁溯亦本於東方曼倩也

觀書見古人嘉謨懿節有可以助身心資治理或先得我心或直如諸我以其難記私錄之以備遺忘如魏了翁雜鈔之類此本非箸書然如顧亭林日知錄其於典章治術經史微文大義多詳錄之此又有深心大用非洪邁楊愼鈔輯冗濫及諸類家展轉稗販家人子筐篋中物比也

訓蒙漢儒經子法語左傳史記西漢後漢三國晉書南史諸法語北百餘卷惟漢儒類通考載洪邁摭博聞摘奇提要二百餘種而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御覽等皆類家不必有心得微指特倫文家之檢閱而已

孟瓶庵云小說無稽之談覽者不過謂之子虛烏有然如牛僧儒周秦行記云見薄太后王昭君楊太眞太眞唐之貴妃僧儒本朝臣子何得作此語雲溪友議載李羣玉遇舜二妃敢于古帝后爲褻慢之語東樹近見粵中有所謂明南園五先生詩社者其中孫某詩中有逃遇見朝雲事此獨不爲東坡地乎尙得謂之詩人乎政與李羣玉同失顧亭林日知錄

有一條論太白星有妻事司風化者不可不知宋田況邛州
琴臺詩云西漢文章世所知相如宏麗冠當時世人不讀凌
雲賦祇說琴臺是故基與亭林意同

著書凡例

凡著書欲先定凡例凡例既定其書乃有條理可觀雖商榷
長短存乎其人以視偝僞妄作陋惡不辨體裁者有異矣

著書大例在先細例在後如六經各說一般理各爲一般體
裁讀易者如無詩讀書者如無春秋而尚書春秋後人祖之
爲史此大例也而易有二用書有八體詩分六義禮別事官
此細例也

易書詩春秋周儀二禮爾雅老子屈原佛經皆創體而論孟
左公穀曲禮爲文章創體後人無能爲創有所著皆逃古也
而於著述大體中各爲其細例以行于書中取有所據依以
成書則隨時而變者也

律生于禮蓋是事物當然之用例亦猶是也可以義起而後
人著書必云用某家某書例依于古人逃而不作取爾雅也
日知錄曰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
皆凡例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然傳注家所
著凡例亦單行如易略例春秋釋例樂例等固學紀聞曰釋
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朱奭

尊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所引凡三十四家而他經及史家子集諸例不與焉

傳注之家尤嚴于用例如左公穀何休王弼虞翻杜預等皆先立一例郤將經傳牽合以就吾說而本旨反爲其蔽蝕不可見疏家又執其一例而牽合經傳以曲附證成之謂之疏不破注故甯失孔子之經而不敢失傳注之例於是但見有例而本書轉亡矣

疏家之體主于詮註依文闡義不得有所出入其墨守專門固遍例也皇侃禮疏或乖鄭義孔冲遠斥爲狐死不首其邱壞落不歸其根劉炫規杜孔氏斥爲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然康成箋詩多異毛傳則守疏不破注者沿經師之陋也或謂鄭非疏毛故不與後來疏體同例余按如六藝論及呂忱所說云云豈非疏體乎惕士勗穀梁疏多違范甯亦其例也

夫所謂例者生于義也如春秋大義數十皆舊典禮經卽此是例故曰義例若例立而義違則是獄吏之舞文而已何郤公杜元凱之治傳唐啖趙陸氏之治經皆各治其私例而已此宋人所以欲廢例也何允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此意又別

晉書魏澹傳述澹所纂魏史序例以爲非惟高于魏收平繪

直是向來作史者未及後來作史者不可不知惜其全書不傳不得與魏收魏書例並著（吳縝新唐書糾謬條例最精又王劭論沈約一條可參看）劉子元史通序例篇云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例之爲體自左傳後中絕自干寶凡例起而後人承之雖短長各見要皆自出條理惟魏收作例全掠蔚宗云云按子元條例以爲藝文可除必不得已亦只錄當代所著鄭樵非之作通志略立校讐一門以爲編書必記其亡缺自唐人不記亡書使羣書易亡而難求信然明史止載一代之著用子元之言也杜氏通典亦無藝文

日知錄中所論書史數十事皆著書之凡例大義學者不可不知今略舉其目如曰古人集中無冗復曰書不當兩序曰古人不爲人立傳曰誌狀不可妄作曰假說之辭曰古人未正之隱曰非三公不得稱公（稱府君及君拔鄭元傳孔融言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延尉吳公謁者漢射鄭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卿）曰史家追紀日月之法曰史家不必順序曰豫書甲子不稱年號曰金石文書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曰史家重書日曰古人必以日月繫年曰年月朔曰子曰年號當從實書曰一年兩號曰年號古今不同曰割并年號（人名地名）曰追改史文書法（係氏西齋錄）曰通鑒書改元曰書後元年曰通鑒書閏月曰史書人君未即位曰史書一人先

後歷官曰史書郡縣同名曰郡國改名曰史書人同姓名曰書文稱某曰述古人之言曰引古必用原文曰引書用意曰引書下兩曰字曰一篇之中有分題（例）曰官銜地名人名當從實書（文人求古之病）曰文章繁簡之法曰文人摹倣之病曰詩題無義曰經注俱用韵曰古人用韵無過十字曰古人不忌重韵曰古人不用長句成篇曰詩用叠字曰次韵曰詩人改古事曰緝書曰勘書曰改書曰史文衍字曰史文重出曰史家誤承舊文皆箸書爲文凡例大義也古諸經傳說注疏及經典釋文史記索隱等均于原書之外別本單行自費直王弼杜預宋衷范望始取而散附經文世

遂不復見古人原本前人皆詆惜之（愚謂如爾雅之作本以釋詩書以其單行遂致後人多少疑竇盲論又不如散附當文之下使學者易了也）朱子韓文考異亦於全集之外別行宋末王伯大始合之此類甚多

世所傳宋以前書可考見古籍佚文者僅八九種曰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文選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釋應元一切經音義魏徵等羣書治要（此書久佚近傳自日本阮芸台宮保得之始以進呈內府並爲作提要）太平御覽凡所引書皆載全文可資檢閱若錦繡萬花谷等雖收古人箸作而刪摘不完最爲陋俗

陳氏書錄解題論宋玉枚乘董仲舒劉向揚雄五家集曰古

本多已不存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
充藏書之數而已胡應麟言博物志搜神記亦然按古今後
出異書多從古書中錄出非當時傳本近時如尚書後案之
輯鄭注鄭駁五經異義及十六國春秋等皆是
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詁或曰辭曰學曰通
曰暢曰隱今通謂之注其後辨釋之書名曰正義舊唐書儒學傳云云
今通謂之疏漢孔奮子嘉作春秋說章懷注曰說猶今之疏
著書不避家諱周公作詩不諱昌發昔人已言之愚考孟子
父名激而曰激而在山孔子作春秋書臧紇檀弓記言徵不
稱在此望文生義耳除聖母諱天下安有徵在二字連文者
乎惟六朝人甚重家諱然王右軍輩亦止缺筆孟甄庵考晉
書江統傳及朱子爲李椿墓志皆以祖父諱而朝廷爲之改
選無怪唐人譏李賀不應舉進士蘇老泉父名序因改贈人
序爲引此可避者也
著書引古日知錄云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
人又述古人則兩引之不可襲爲已說云云如云凡引前人
之言必用原文因引水經注引盛宏之荊州記云云如云引
書用意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
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云云
按此條丹鉛錄引陳騤所說更詳備在第十二卷之末可合

看竊謂古人引書用其意而約略其詞以各撰一種文筆也孟子左傳史記莊子周秦諸子皆然後人淺陋箸書引古人之書或記舊文不全妄以朋見改竄鑿空杜撰紕繆陋妄最足貽誤後人（困學紀聞言太平輿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祚謂人曰予于此書特經師授耑有訓義豈可胸肊塗竄）故今嚴其例必全引用原文按四庫提要稱李涪刊誤演繁露所引諸書必箸明某篇某卷令觀者易于檢校陳厚耀等仿之足以矯明人杜撰之弊姚之駰後漢書補遺不箸所出之書使讀者無從考證余嘗箸蕭客古經解鉤沉一一各箸其所出之書並倣資暇集龍龕手鑑之例兼箸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然資暇集實未嘗箸

其卷第

近虞山錢氏注杜略例所舉註家錯繆數端一曰僞託古人一曰僞造故事一曰傳會前史一曰僞撰人名一曰改竄古書一曰顛倒事實一曰錯亂地理皆至陋可笑者（按如唐劉曹唐書劉崇望劉鄴政傳而周亮工引傳見宋史本傳）鄭夾漈識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馬貴與稱其足以究其所失之源

凡注是書必引是書以前之書而引書又須引最初之書又須知所引之書有足據信與不足據信加辨訂以正後人

四庫提要斥元張存中四書通證於歷代史事每置正史而

引通鑒亦非根本之學
自注其書而嫌于以已僞名託爲他人始于歐五代史余謂
此不如學溫公通鑒作考異朱子四書集注作或問以發未
盡之意明所以去取之故猶愈于開作僞之風使後人援爲
口實

注書之注古本从水不从言說文水部有注字言部無註字
玉篇有註字曰疏也解也釋文左傳序云注字或作註毛云
凡疏中注字舊南本及抄本皆从言北本俱从水
校書之校改从挍乃避明熹宗諱汲古閣本皆然
意斷爲章語斷爲句章句之學起于漢儒

古無套板之法不能作二色也政和本草稱神農本經用朱
書皆作陰文方崧卿韓集舉正其改字用朱書者刻作陰文
衍去之字用圓圍增入之字用方圍俱倒之字以畫線曲折
乙之

水經注注中有注用小字夾寫

校讎者兩本相對覆校如讎大約如司馬遷向歆揚雄班固
之儔始克勝校書之任昔人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
黃鄭夾漈通志特立校讎一門學者不可不亟知其義輕易
當此犯不韙而見鄙通識也大約昔之任校讎者如劉向曾
鞏不過有所編定論次今則兼須辨別板本繕刻之異同得

失固非淺聞末學所及也

附論文人 文家亦立言之事故附著之

文章與著書相等而不同文士以修詞爲美著書以立意爲宗古人有言文士如漆雖無質幹而光澤可愛吾以爲文士如鳳麟雖不常見而於世無損亦惟世盛而始見之 後見歐公詩意 與余同日二物非能致太平須時太平然後生何義門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此亦如謝元芝蘭玉樹之意耳

唐劉曉上疏言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按此與裴行儉論四傑意同爲不刊之論

武后嘗問狄人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耶后曰然嗟乎世之爲文士者毋爲武后及梁公所賤而可哉

困學紀聞曰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楊慈湖言文士文止可謂之巧言

梁簡文帝戒子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王厚齋非之曰文士之行於文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李于鱗論文曰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孟瓶庵

非之曰夫理失則詞何用修以此提唱天下士可乎
日知錄曰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
今而自命爲文人者矣余謂文人猶可最可駭者今之箸書
家有不讀三史五經不能屬文而自命爲箸書者矣大抵多
以說文小學爲逋逃淵藪也
又曰宋劉摯之教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
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于世烏足重哉
又曰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奬後生故
華而不實樹謂數十年來大人先生惟以漢學鼓唱海內學
者不務明理惟以名物訓詁新奇箸書考其行身謹重者固

不乏而放濫者亦不少惟其尚駁雜而不尚行根柢亡也
又曰元史姚燧以文就正許衡衡戒之云云以爲文章固發
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
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
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于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
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徐廣立
議致敬會稽王世子元顯常以爲愧恨（按袁宏作桓元陸游
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
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
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于恥辱必不得已與

其與也不如拒之至于儉德含章某用有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又謂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因摘韓退之上京兆尹李實書與後所爲順宗實錄云云逈若兩人豈非少年投知求見之文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爲戒又云宋史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政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又論古人文章推服古人因引韓公滕王閣記推三王李太白黃鶴樓詩推崔顥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邁意蓋以韓公有藍田縣丞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于韓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慎何如哉

昔人爲文見勝已者即輟筆焚草非惟虛心服善要是識真今人不然既不辨人之所至而以必出于已爲心此徒見短耳是爲妄庸

唐崔元翰少頗屬詞晚以非已所長不復搆思惟專意經術古人胸中有節如此今人皆強已以所不能好用其短而復抵死自以爲長時無識真彼已相蒙或友朋推譽假以羽毛至死不悟殆無異于盲人騎瞎馬也如劉夢得自矜其文筆匹于柳子厚近人閻徵君百詩經學考證當時號稱無匹而

詩文則甚拙非其所長而徐乾學李天馥每詩文成必屬裁定謂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以示人是兩失之也故曰時舉喧喧亦宜鑒其濫吹也如韓公之推梁浩亦是聖人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

凡箸書及爲文古人已言之則我不可再說人人能言之則我不屑雷同必發一種精意爲前人所未發時人所未解必撰一番新辭爲前人所未道時人所不能故曰惟古于詞必已出而又實從古人之文神明變化而出不同杜撰故曰領畧古法生新奇若人云亦云何賴于我至若野狐外道盪滅典則欺誣後生脫空亂道妄自尊大當其生存意氣之盛亦

擅盛名然轉眼湮滅終歸泯泯所謂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者凡此皆文家肯綮非利病之說也

程子曰言貴簡言愈多未必明杜元凱云言高則旨遠詞約則意微大率欲舍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趙岐俑孟子長于譬喻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皇甫湜與李生書云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爭相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作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王爲罪人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

知句讀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疾者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曹子桓顏黃門言之詳矣孟瓶庵云方
望溪薄熙甫言非有物朱梅崖又薄望溪爲以其時文變調
愚謂此等是非雖曰然于然不然于不然亦未可比于朝三
暮四以天鈞休之者要待世有眞知必能辨之
韓公云籍湜輩雖屢經指授未知能不畔去否此爲經有師
承而信道不篤者下一棒喝佛家言智過于師乃堪傳法智
與師齊減師半德則學一先生之言與法法何曾法者其消
息甚微故曰能者得之余嘗作詩云當年我亦輕神秀智過
于師祗未能莫倚諸方盡驚倒上堂仍誤野狐僧然信師者

不知變固墮野狐離法者作聰明更亦墮野狐則皆不得爲
智稱意與慙寸心自知千載下亦必有知之者
有洪某者喜刻唐荆川文集請敘于王遵巖荆川答王書有
曰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耻之一節又曰層沽細人有一碗
飯喫死後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稍有名目死後必有
一部詩文集卒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雖滅在者尚滿屋也
宜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耳按荆川此論有數處蓋雅言也
古人爲文用意之深用法之密世之覽者不能知而好妄訾
之千古一轍歐陽公至爲文自疏要之可以不必訾者無以
與于日月之明亦何盻矣千百世後有眞作者出自能知之

耳

自昔仁賢豪傑偉德殊功非常之迹必待文士之雄而後能盛傳于世苟或所託不得其人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鬼瑣姦回凶慝之行可幸而掩也故李習之曾子固每論之而歸熙甫又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所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是二者交須甚殷而恒不相遇爲可惜也且如張中丞傳後序叚太尉逸事狀韓文公宣慰王庭湊得韓柳李習之傳之而至今如在人耳目而李習之罵李逢吉今讀其傳竟不知其何所云也（李論見答皇甫湜書及百官行狀奏曾論見南齊書序及寄歐陽舍人書）

序篇

橫渠張子曰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則還塞之矣余拨張子此言爲學人用功之法非箸書也而亦可爲箸書之法余箸待定錄壹百餘卷皆歷年逐日所記有讀書心解新益者有觸事開悟者每夢寐枕上及舟車塵土之間憂愁病苦之餘隨事有獲卽便劄記用以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以備他日考驗學之進退非箸書也蓋過時之心天光易閉老子所謂恍惚中有象東坡所云火急追亡逋也故嘗中夜吹燈茅店發篋然猶覺而失之過而不能憶者甚多若夫聖人之徒道周性全自不必爾故張子箸正蒙程子譏之曰子厚何以如此不熟然竊謂聖人之心雖萬理畢備亦必不一時俱

現故孟子稱舜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孔子於子夏論詩喜曰起予又曰回非助我則聖心雖周于道無以觸之亦不發故曰聖人學于萬物余所著待定錄於身心性命之旨修已接物之方體驗甚悉亦容有補于前賢益于學者雖與諸子著書自見其道術者不同而差勝于文章之士嘗自爲之贊曰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求仁之術西河是師追惟平生否否之匪人維瘠思善有獲必新理本大同心有先得削其雷同務絕勦說雖知無文行而不遠惟布與菽其又可貶匪曰振德惟以自薰知德君子庶鑒予勤宋李覯自序其文曰天將毒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

漢學商兌序略余平生觀書不喜異說少時亦嘗泛濫百家惟于朱子之言有獨契覺其言言當于人心無毫髮不合直與孔曾思孟無二以觀他家則皆不能無疑滯焉故見後人著書凡與朱子爲難者輒憙恨以爲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故凡今之所辨惟在毒螫朱子悖義理誤學術者至制度名物訓詁之異同是非自漢唐傳注義疏所不能一無關宏旨不强論焉周櫟園書影言昔有鸚武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武遥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余著此

書亦鸚武翼間水耳
唐高達夫年過五十始學爲詩每一篇出人爭諷之而李少
貞五十不復留意文章人問之慨然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
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余每念此爲之悽
然然竊以此皆不如崔元暐耽思經術爲近道也昔朱子臨
歿之前四日猶改大學章句呂東萊作大事記時已感疾限
一日成一年明王恕撰石渠意見拾遺補闕自序稱作意見
時八十四作拾遺時八十六作補闕時八十八孫徵君鍾元
自言七十歲功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功夫較七十而密九
十歲功夫較八十而密宋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南齊沈

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豈以衰老自委乎此皆
可謂髦而好學矣若夫衛武公孔子遽伯玉方且抑抑惴惴
求寡過務進德不知年數之不足胡廣年八十猶執子禮管
幼安爲老而祭祀必親又非僅箸述而已劉靜修告先聖文
云早因疎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弱未立已頹虞道園云少則
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血氣衰凜然有不及
之嘆吳康齋云病體衰倦家務相纏中心日以鄙詐外貌日
以暴慢是皆有罪已省愆之意而無究竟不如楊斛山言年
逾五十血氣漸衰老景將至尚幸殘生未泯欲自刻厲求免
惡終云云此與曾子啟手足意同要之以死而後免詩曰此

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永念庭闈載纕哀
酷慮思疚慝悲憾實多無以爲心惟有痛自刻厲無忝所生
而已孟瓶庵云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實踐博
記問則將衰之年不及不如反諸身心自遺憂病困以來萬
念皆空萬緣皆淡今思之空空淡淡如何可了吾事直須刻
意補過努力爲善乃得耳嗚呼是皆吾師矣
藏書滿家好而讀之箸書滿家刊而傳之誠爲學士之雅素
然陳編萬卷浩如烟海苟學不知要敝精耗神與之畢世驗
之身心性命試之國計民生無些子益處身死之日徒以此
書還之于世留贈後人與好貨財置服器何異此祇謂之嗜

好不可謂之學必如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所云涉其流探
其源採剔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有發于文詞見于
行事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
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然此亦言其末而未及其本君子
之學崇德修慝辨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之于身以齊家
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明體達用以求至善之止
而已不然雖箸述等身而世不可欺也

書林揚觶

H°
4507